

卷第三十 神仙三十

張果 翟乾祐 凡八兄

張果

張果者，隱於恒州條山，常往來汾晉間。時人傳有長年秘術。耆老云：「為兒童時見之，自言數百歲矣。」唐太宗、高宗累徵之，不起。則天召之出山，佯死於妒女廟前。時方盛熱，須臾臭爛生蟲。聞於則天，信其死矣。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。果常乘一白驢，日行數萬里，休則重疊之，其厚如紙，置於巾箱中；乘則以水噴之，還成驢矣。開元二十三年，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，馳驛於恒州迎之。果對晤氣絕而死。晤乃焚香啟請，宣天子求道之意。俄頃漸蘇。晤不敢逼，馳還奏之。乃命中書舍人徐嶠，齎璽書迎之。果隨嶠到東都，於集賢院安置。肩輿入宮，備加禮敬。玄宗因從容謂曰：「先生得道者也，何齒發之衰耶？」果曰：「衰朽之歲，無道術可憑，故使之然，良足恥也；今若盡除，不猶愈乎。」因於御前拔去鬢髮，擊落牙齒，流血溢口。玄宗甚驚，謂曰：「先生休舍，少選晤語。」俄頃召之。青鬢皓齒，愈於壯年。一日，秘書監王迥質、太常少卿蕭華嘗同造焉。時玄宗欲令尚主，果未知之也，忽笑謂二人曰：「娶婦得公主，甚可畏也。」迥質與華相顧，未諭其言。俄頃有中使至，謂果曰：「上以玉真公主早歲好道，欲降於先生。」果大笑，竟不承詔。二人方悟向來之言。是時公卿多往候謁。或問以方外之事，皆詭對之。每云：「餘是堯時丙子年人。」時莫能測也。又云：「堯時為侍中。」善於胎息，累日不食，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。玄宗留之內殿，賜之酒。辭以山臣飲不過二升。有一弟子，飲可一斗。玄宗聞之喜，令召之。俄一小道士，自殿簷飛下，年可十六七，美姿容，旨趣雅淡。謁見上，言詞清爽，禮貌臻備。玄宗命坐。果曰：「弟子常侍立於側，未宜賜坐。」玄宗目之愈喜，遂賜之酒，飲及一斗，不辭。果辭曰：「不可更賜，過度必有所失，致龍顏一笑耳。」玄宗又逼賜之。酒忽從頂湧出，冠子落地，化為一榼（明抄本「榼」下有「蓋」字）。玄宗及嬪御皆驚笑，視之，已失道士矣。但見一金榼在地，覆之，榼盛一斗。驗之，乃集賢院中榼也。累試仙術，不可窮紀。有師（「師」原作「歸」，據《新唐書·方技傳》改。）夜光者善視鬼，玄宗常召果坐於前，而敕夜光視之。夜光至御前奏曰：「不知張果安在乎，願視察也。」而果在御前久矣，夜光年不能見。又有邢和璞者，有算術。每視人，則布籌於前。未幾，已能詳其名氏、窮遠（明抄本、許刻本「遠」作「達」。）、善惡、夭壽。前後所計算千數，未常不析其苛細。玄宗奇之久矣，及命算果，則運籌移時，意竭神沮，終不能定其甲子。玄宗謂中貴人高力士曰：「我聞神仙之人，寒燠不能察其體，外物不能洩其中。今張果善算者莫得究其年，視鬼者莫得見其狀，神仙倏忽，豈非真者耶。然常聞謹謝飲之者死，若非仙人，必敗其質，可試以飲之。」會天大雪，寒甚，玄宗命進謹謝賜果。果遂舉飲，盡三卮，醺然有醉色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此酒非佳味也。」即偃而寢，食頃方寤。忽覽鏡視其齒，皆斑然焦黑。遽命侍童取鐵如意，擊其齒盡，隨收於衣帶中，徐解衣，出藥一貼，色微紅光瑩，果以傳諸齒穴中，已而又寢，久之忽寤，再引鏡自視，其齒已生矣，其堅然光白，愈於前也。玄宗方信其靈異，謂力士曰：「得非真仙乎。」遂下詔曰：「恒州張果先生，遊方之外者也，跡先高尚，心入窅冥。久混光塵，應召趨闕。莫知甲子之數，且謂羲皇上人。問以道樞，盡會宗極。今則將行朝禮，爰申寵命，可授銀青光祿大夫，仍賜號通玄先生。」未幾，玄宗狩於咸陽，獲一大鹿，稍異常者。庖人方饌，果見之曰：「此仙鹿也，已滿千歲。昔漢武元狩五年，臣曾侍從，畋於上林。時生獲此鹿，既而放之。」玄宗曰：「鹿多矣，時遷代變，豈不為獵者所獲乎？」果曰：「武帝舍鹿之時，以銅牌志於左角下。」遂命驗之，果獲銅牌二寸許，但文字凋暗耳。玄宗又謂果曰：「元狩是何甲子？至此凡幾年矣？」果曰：「是歲癸亥，武帝始開昆明池；今甲戌歲，八百五十二年矣。」玄宗命太史氏校其長歷，略無差焉。玄宗愈奇之。時又有道士葉法善，亦多術。玄宗問曰：「果何人耶？」答曰：「臣知之；然臣言訖即死，故不敢言。若陛下免冠跣足救，臣即得活。」玄宗許之。法善曰：「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。」言訖，七竅流血，僵仆於地。玄宗遽詣果所，免冠跣足，自稱其罪。果徐曰：「此兒多口過，不謫之，恐敗天地間事耳。」玄宗復哀請久之。果以水噴其面，法善即時復生。其後果陳老病，乞歸恒州。詔給驛送到恒州。天寶初，玄宗又遣徵召。果聞之，忽卒。弟子葬之。後發棺，空棺而已。（出《明皇雜錄》、《宣室志》、《續神仙傳》）

翟乾祐

翟乾祐，雲安人也。龐眉廣頰，巨目方頤，身長六尺，手大尺餘，每揖人，手過胸前。常於黃鶴山師事來天師，盡得其道。能行氣丹篆，陸制虎豹，水伏蛟龍，臥常虛枕。往往言將來之事，言無不驗。因入夔州市，謂人曰：「今夜有八人過此，宜善待之。」是夕火燒百餘家。曉之者云：「八人乃火字也。」每入山，群虎隨之。曾於江上與十許人玩月。或問曰：「月中竟何所有？」乾祐笑曰：「可隨我手看之。」乃見月規半天，瓊樓金闕滿焉。良久乃隱。雲安井自大江溯別派，凡三十里。近井十五里，澄清如鏡，舟楫無虞。近江十五里，皆灘石險惡，難於沿溯。乾祐念商旅之勞，於漢城山上，結壇考召，追命群龍，凡一十四處，皆化為老人，應召而至。乾祐諭以灘波之險，害物勞人，使皆平之。一夕之間，風雷震擊，一十四里，盡為平潭矣。唯一灘仍舊，龍亦不至。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。又三日，有一女子至焉。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。女子曰：「某所以不來者，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；且富商大賈，力皆有餘，而傭力負運者，力皆不足。雲安之貧民，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，以給衣食者眾矣。今若輕舟利涉，平江無虞，即邑之貧民，無傭負之所，絕衣食之路，所困者多矣。餘寧險灘波以贍傭負，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。所（「所」原作「無」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改。）不至者，理在此也。」乾祐善其言，因使諸龍各復其故。風雷頃刻，而長灘如舊。唐天寶中，詔赴上京，恩遇隆厚。歲餘還故山，尋得道而去。先是，蜀有道士佯狂，俗號為「灰袋」，即乾祐晚年弟子也。乾祐每戒其徒曰：「勿欺此人，吾所不及。」常大雪中，衣布裙，入青城山，暮投蘭若求僧寄宿。僧曰：「貧僧一衲而已，天寒，此恐不能相活。」道者但云：「容一床足矣。至夜半，雪深風起。僧慮道者已死，就視之，去床數尺，氣蒸如爐，流汗袒寢。僧始知其異人。未明，不辭而去。多住村落，每住人愈信之。曾病口瘡，不食數月，狀若將死。村人素神之，因為設道齋，齋散，忽起就枕，謂眾人曰：「試窺吾口中，有何物也？」乃張口如箕，五臟悉露。同類驚異，作禮問之。唯曰：「此足惡！此足惡！」後不知所終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、《仙傳拾遺》）

凡八兄

凡八兄者，不知神籍之中何品位也。隋太子勇之孫，名德祖，仕唐為尚輦奉御。性頗好道，以金丹延生為務，丹鼎所費，家無餘財，宮散俸薄，往往缺於頓粥。稍有百金，即輸於炭藥之直矣。凡八兄忽詣其家，談玄虛，論方術，以為金丹之術，不足為。真

變化，咳唾可致。德祖愈加尊敬。而凡之剛噪喧雜，嗜酒貪饕，殊不可耐；晝出夜還，不畏街禁；肥鮮醇酎，非時即須。德祖了諳其性，委曲預備，必副所求。由是淹留數月。一日，令德祖取鼎釜鉛錒輩陳於藥房中，凡自擊碎之，壘鐵加炭，烈火以煨焉。投散藥十七匹馬於其上，反扃其室，背燈壁隅。乃與德祖庭中步月，中夜謂德祖曰：「我太極仙人也，以子棲心至道，抗節不回，故來相教耳。明月良夜，能遠遊乎？」德祖諾。遂相與出門，及反顧，扃鑰如舊。徐行若三二十里，路頗平，憩一山頂，德視覺倦。八兄曰：「此去長安千里矣。當甚勞乎！」德祖驚其且遠，亦以行倦為對。八兄長笑一聲，逡巡，有白獸至焉，命德祖乘之，其行迅疾，漸覺彌遠。因問長安里數。八兄曰：「此八萬里矣。」德祖悄然。忽念未別家小。白獸屹然不行。八兄笑曰：「果有塵俗之念，去世未得如術。」遽命白獸送德祖詣雲宮，謁解空法師。俄頃已至。法師延坐，使青童以金丹飼之。德祖捧接，但見毒螫之物，不可取食；又以玉液飲之，復聞其臭，亦不可飲。法師令白獸送德祖還其家。凡八兄不復見矣。至其家，燈燭宛然，夜未央矣。明晨視其所化，黃白燦然。雖資貨有餘，而八兄仙儀，杳不可睹。一日，忽見凡八兄之僕，攜筐筥而過其門。問凡君所止。「在仙府矣。使我暫至人寰。若見奉御，亦令同來可也。」自是德祖隨凡君仙僕而去，不復還矣。（出《仙傳拾遺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